

·农村文化站文学小丛书·

# 招财进宝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47.7  
5  
2

# 招财进宝

本社编

~~钦定四库全书~~文学小丛书·2·

~~四川人民出版社~~ 1981·10

---

责任编辑：金平  
封面设计：戴卫  
封面题字：吴三学  
插图：刘学伦

**招财进宝（农村文化站文学小丛书 第二辑）**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  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号 字数 53 千  
1981 年 10 月第一版 198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9,000 册

书号：10118·483 定价：0.22 元

## 出版说明

为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，满足广大农村读者欣赏文学作品的迫切要求，我社特编选、出版这套《农村文化站文学小丛书》。

这套文学小丛书，目前以选编省内外各报刊发表的适合农村读者阅读的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为主。这些作品，能迅速反映农村现实生活，文风活泼清新，语言通俗易懂。小丛书每年不定期出版数辑，每辑数万字，内容精粹、图文并茂；会前饭后、等车候船，便可浏览一册，实为广大农村读者之良友，亦为农村文化站所必备。

# 目 录

王正寅 招财进宝	1
王润滋 内当家	15
陈朝璐 赶场	40
杨振文 福大接亲	54
李斌奎 天山深处的“大兵”	67

# 招财进宝

王正寅

## 跳龙门

鲤鱼泡的泡东生产队老队长，去秋收山时从车上摔下来中风了。今春快开犁时，还下不得地，说不得话。副队长大栓一迭连声叫喊他只能做檩，不能当柁。这架式，今年鲤鱼能够跳龙门么？晚上，老贫协组长董招财老汉在大队党支部的委托下，正主持着另选个队长。谁知选举会上，会前酝酿的候选人跟他的选民们一亮相，就打了退堂鼓——社员们订的“鲤鱼跳龙门”的粮、钱标准，要赶上一泡之隔的泡西生产队。这标准不算太高，可对泡东说来，却是高墙厚壁，别说是鲤鱼，就是他这个大活人也跳不过去。这些年乡村里当干部的都有体会，上台巴掌响，下台使脚帮。识趣的，都不抽这个头。候选人坚决告退，招财老汉犯了难。这时，社员们吵嚷开了：“别划框儿啦，叫大伙随意选吧，选好选坏你再定夺……”夜深了，不能再拖，只得这

样。

唱票了。小黑板上，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，把招财老汉的两只眼神儿，象抽丝似的紧紧地扯了过去。这个人名一出现，他名字下边的“正”字，便象擦铜钱似的，一会儿工夫就擦起了好几擦儿。招财老汉惊呆了。一唱完票，他就从唱票人手中要过选票，借着昏黄的灯光辨认着。一张张选票上，几乎全是写的“董进宝”、“小门神”、“钱队长”。招财老汉盯看半天，眉心一皱，对监票人指着那些写着“小门神”、“钱队长”的选票说：“选举队长，得使真名，外号不算数！”监票人笑着解释：“谁不知道‘小门神’、‘钱队长’都是进宝的外号，怎么能不算数？”“不行就是不行，选举是个严肃的事儿！”招财老汉一本正经。监票人只得把那些写外号的选票挑拣出来。可是，小黑板上董进宝名下的“正”字，还是比别人多得多。董进宝当选了！大伙鼓掌，请他讲几句。

四十郎当岁的董进宝习惯地弹动着如同拨拉算盘珠儿似的手指头，朝着招财老汉迟疑地笑笑：“爹，您看，大伙心里的浪头这么大，跳龙门，我是得试试了……”

招财老汉盯着儿子那几根拨动着的手指，老脸耷拉下来。

## 门神父子

儿子当选生产队长，爹为啥这副态度？“小门神”“钱队长”这些浑号，又是怎么叫开的？

原来，门神是董家父子的雅号。过去，家家户户到了除夕，幻想在新岁中过富裕日子，屋里的两扇门板上，都贴着门神，一面是“招财进宝”，一面是“日进斗金”。乡间有的门神像上，还有两行字：“招财童子满地跑，天天为我送元宝。”可是，老子虽然大号“招财”，儿子爱称“进宝”，日子还是过得挺凄冷。解放后，倒真过了几年舒心日子，粮食吃到五百五，还有一把票子存在银行里。可惜没过几年，“李逵的板斧”突然乱杀乱砍过来，又是“拔白旗”，又是“削冒尖”；到了头些年，不少农村被迫进入挣“政治工分”的历史阶段，大兴“割尾巴”之风。这门神父子俩巴望招财进宝的日子，也就虚无缥缈了。那年月，鲤鱼泡子的干部就象走马灯，尤其是泡东生产队，总共一百来户人家，当过干部的就有43人，136人次，平均每人轮流三次还拐弯。有时是一茬庄稼一茬队长，有时是一茬庄稼几茬队长。不是“纲”上出毛病，就是“线”上有问题。如此捣腾，直捣得人心灰意冷，谁也不愿当领头的。公社书记“不理解”见没人伸手当队长，就



来“火线整党”，逼党员上任。小队会计董进宝就是在那次运动中当上队长的。到了年底，眼看着社员们度不过年关，进宝心里焦急，右手上的几根指头一拨拉，心生一计，到果区揽了一点车脚活，好歹让家家户户吃上了饺子。没成想，转过年一场《青松岭》电影，进宝成了钱广队长。“不理解”带来全社的生产队长，杀鸡给猴看，对进宝又批又斗，说他一心走资本主义道儿。招财老汉见儿子挨打挨骂，好心赚了个驴肝肺，急得里屋走外屋，最后灵机一动，真的演出一场《青松岭》来。他学着堵车拦马的万山大叔，闯到会场，“现身说法”，给儿子忆起解放前他在本屯地主家赶车当长工的苦来，教育儿子“回头”，别再走“资本主义”。会场的气氛顿时变了，批的人有点发懵了，“不理解”倒觉得这个“万山大叔”给批判会添了彩，有功，赦免了进宝。从那开始，招财老汉就真的当起“万山大叔”，学着“四人帮”的法规，专门“堵车拦马”，管起“纲”和“线”来，把着生产队的门，成了新门神。如今“四人帮”倒台好几年了，儿子进宝的错案还没纠正；鲤鱼泡子的水，还那么死静。一泡之隔的泡西生产队却是另一番景象：粮钱都翻了番，队里还置上一台手扶拖拉机。泡西的水波荡到泡东，泡东人开始摩拳擦掌了。年轻人嚷嚷着要搬走那专守门不进财的老门神，好让鲤鱼泡翻翻浪花。一些上

岁数的老人听了摇头叹息：“还是信老门神的吧，党的政策是伏里的天，说变就变，你们瞎咋呼什么？”到底该咋整，就看进宝的了。

## “卖 地”

进宝走马上任了。这天吃罢早饭，右手习惯性地不住拨动着那几根指头，抬脚往院子里走。一拉开街门，嗨，一个老汉横坐在街门槛上。“爹，是您呀！怎么不进来？”

对方不答言，照旧咂着烟。进宝情知爹肚里有话，笑笑说：“您进屋吧，大宝、二宝都在院子里。我跟大栓约好了，今早要核计事儿，队里抓点活钱。”

“等等！”老汉拦住儿子，压低声音，严厉地说道：“你要干也行，得依我几条——网上的、线上的不准你碰，阶级上的、政策上的不准你摸……”

“爹，依了你，还怎么工作？”

招财老汉说：“你大意得了么？你也不想想，这些年，‘不理解’扶了多少干部？又蹬了多少干部？”

儿子皱起眉头，顶了一句：“您怕这怕那，就不怕鲤鱼泡穷死？”

“混帐，倒教训起老子来了！”老汉轻蔑地瞅了儿子一眼，又说：“你懂什么！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上头隔得远，咱望不见；就说近处吧，头十年

这地方就是‘不理解’在这说了算，现在不还是他？”见儿子不语，便紧叮一句：“你说！”

“好吧，我踮着脚尖走道就是了！”进宝不想争辩，仰起头走了。

天一落黑，家家户户紧忙着吃过饭，脚跟脚地来到生产队部，听新队长进宝讲他的施政纲领。

“一年赶上泡西，他们的粮钱多少，咱们就多少。开冻前，咱也开台新手扶拖拉机回来拉土、送粪……”

人们屏声静息，满有兴味地听着。

有人问：“你靠什么？”

“靠政策！”进宝一眼瞄见爹坐在墙角，装着没看见他，只管拨动着手指，向他的选民们数述党的政策：五定一奖惩、生产队自主权、农林牧副渔五条腿、家庭副业……

“这些报上都登了，不听这个，就说说你这头一脚怎么踹吧？”又有人问。

“好。”进宝又拨拉着手指头，好象拨拉算盘珠儿，粮、钱就在那跳跃着。他知道社员们都清楚眼下的困难一大堆，随便点一件，就得皱眉——粪没送齐，光有帮套牲口，没有驾辕牲口；种了地，等到间了苗，还得追化肥，钱呢？欠国家的贷款，已经扣了八年，还没扣完哩，不能再贷了……“我要一场春风，一场秋雨，雨点都落到实处。沙泡子

地里的沙子，是铸造用的有名的‘鲤鱼沙’，是咱们的特产，是肥得不能再肥的肉啊，咱们先卖沙子，抓现钱……”

“啊？卖……”老门神好象看见“修正主义”妖魔正闯进门来，顿时变了脸色。但想到进宝是他的独生子，当众给他扣上纲线帽子，怕他作难。就把下边要说的那个“地”字咽了回去：“编织我同意，卖沙子我可不准！”

“我们同意！”社员们吵嚷开了：“那块地是一害，不长庄稼，还尽糟踏庄稼。到了雨天，泡子一涨水，就把沙子全推到好地去，连带毁了四邻的地……”

老门神的一张尊口，哪辩得过众多的社员啊！他嘴上不好说，暗自在心里反驳：别看你们一个个又拍巴掌又吹喇叭，你们为了自己过好，哄着抬着把进宝往火坑里推。到头来，还不是炒豆大家吃，炸锅一个人的事儿！老门神听不下去了，他想走开，又听见进宝在眉飞色舞地讲，把沙子卖光以后，怎样把泡子里的水引进去，怎样在光有名、从来没见过鲤鱼的鲤鱼泡子里真正养上鲤鱼……

“真是越说越走弦。想得美，还不知道你日后啥下场呢！”

老门神闷闷不乐回到家里。老伴一看他脸上的颜色，问他：“你不舒服？”他不答，只管用一只干柴

似的手，朝窗外比划着：“地，是随便动得的？头些年有人动了几垄地烧点砖，就批成了卖地、走回头路。一垄地都是路线问题，他要卖一块地，也不想想自己有几个脑袋！这小子……”

## “不 理 解”

多少日子以来，招财老汉夜夜都做恶梦，梦见儿子被批斗得遍身是伤。这天天不亮，招财老汉就坐起来咂烟，咂呀咂，咂得满屋子辣烟味儿。老伴一阵咳嗽醒了过来，见老汉又在愁眉苦想，悄声说：“他爹，你可得把他提早拔拉下来！”“嗯！”招财老汉抿起嘴唇，回了一句，忽然蹦出来一句话：“就这么办，我找‘不理解’去！”跳下炕就走了。

“不理解”是公社书记老刘的绰号，其来历说来可笑。“文革”初期，人家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，他侧着头说：“真叫人不理解！”后来又批“黑《修养》”、批中国的赫鲁晓夫，他瞪大着眼，张大着嘴，连声说“不理解，不理解……”，于是，造反英雄们在他前胸挂上“黑《修养》”、后背背着“代理人”的牌子，头上戴的高帽子上写着“刘氏孝子贤孙”字样，让他自己手里提一面锣，走一步敲一下，嘴里喊声“不理解！”到各大队游斗，硬是折腾了一冬天。第二年春天，因为没人指挥种地，才给

他“立功赎罪”的机会，回公社抓生产。游斗、认罪的结果，老刘真的“加深了理解”。“反修”“防修”，处处打冲锋。批孔老二，他拆掉了所有古迹建筑；反小生产，他带头下去拔人家的烟苗、果树、葡萄栽子，推倒人家的院墙……“不理解”成了庄稼人心中的活阎罗。兴许是中毒太深，“四人帮”垮台之后，新时期的各项政策传下来，他又不理解了。不过，他是坦率的，可不是“别有用心”。就这，也够大伙受用的了，社员们满腔热情想照上头指的道道走，可一想到还得请示“不理解”，心就冷透了。

这是题外话。现在，招财老汉来找“不理解”，是为了“弹劾”进宝的。鲤鱼沙刚刚开卖，趁早把儿子的队长拨拉下来，也免得再犯“修正主义”弥天大罪。

老刘听了招财老汉告儿子进宝的“状子”以后，不由得想起那年路线分析会招财老汉现身说法忆苦教育进宝的事。那时，他大声叫好，可今日，他苦笑着拍拍老汉的肩头：“老伙计，我知道你的心啊！”顿了顿，笑着说：“你不是叫我撤掉进宝的队长么？这样吧，到现场会去解决。”“什么现场会？多咱开？”“明天就开。”“不理解”诡秘地一笑：“不过，不是在泡东，这回要在泡西开，介绍泡西巧抓生产的好经验。喂，老哥，你说泡西生产搞得怎么样啊？”老汉机械地点点头：“当然好啊！”“怎么个好

法？”见对方追问，招财老汉思索着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人家路线教育抓得紧呗，理论学得勤呗，忆苦思甜搞得深呗，资本主义的路堵得严呗……”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“不理解”一阵大笑，站起身来，按住了老汉的肩头：“百闻不如一见，往回走你路过泡西，可以去看看。你和泡西老马家是亲家嘛，你让他给你叙道叙道，顺便给我捎个口信，让他们准备好发言稿。”招财老汉叹口气：“看看是好，可我不意思进老马家啊！那一年，队里连着三年没分红——噢，这没关系，八年不分红咱也照样学大寨不变样。我说的是那年修理我那两间草房，我向进宝丈人借了80块钱，到今日也没还上，没脸跨人家门槛啊……”

## 亮 底

说起来，80元钱若是数数儿，一会工夫就数完了，可是招财老汉为了这80块钱，硬是三年没敢登亲家公老马头的门。今天他依然不想去。他决定回家去告诉儿子进宝，让他晚上骑车子去泡西送口信。进到院子，听到屋里有人跟老伴说话。推门一看，嗐，冤家路窄，凳子上端端正正坐着咂烟的，正是老马头！老伴连忙指着外屋地下的面口袋：“这是亲家特意送来的黄米，是给咱们端午节包粽子的！”招财老汉脸一红：“哎呀，你们年象年，节象

节呀！你看看我们泡东，唉……还有，你那80块钱，瞎，一个铜钱压在心窝上能压死人，何况这80块呀！我可一天没忘，可就是老也凑不起来……”一边说，一边连声地叹气。

“伙计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可不是来讨债的！我是为了公社要在我们泡西开现场会，来找女婿帮忙整理个讲话材料。”“啊，是了，‘不理解’叫我捎口信给你，让你们准备好讲话材料，明天开会。”说到这里，招财老汉问道：“你这么个年岁当队长，还中了头名状元，把‘不理解’都逗引去开现场会，你不怕抻断你的老筋老骨？”

老马头猛地拍了对方肩头一巴掌：“事到如今，我跟你亮底吧——我中‘状元’，去年叫泡西一年变样，口粮580，钱人均205，全亏有个好参谋。他可给我出了不少好主意：泡西旱垄道多，早该引泡子水了，可就是没钱置管道，旱龙飞不上天呀！办法倒现成，就是锁着一把‘天锁’，多少年没人敢打开，怕招天火烧身。他就教我打开了这把‘天锁’——卖‘鲤鱼沙’。泡西比你们的沙包子还多，光‘鲤鱼沙’这一项就进了两万多。有了钱，农业就活润了。今年要安喷灌，养鱼，还要筹办小化肥厂。”“那不是卖地么？”招财老汉心打寒战：进宝兴许是从他丈人那儿学来的道道？老马头嘿嘿笑着，捅了一下对方的脑袋：“你这里也锁着一把锁哩，还是把



锈锁！地，地，种上能长庄稼，是好地；不长庄稼的地，守着它做甚？‘鲤鱼沙’能用来铸造，卖了正好变害为宝，既支援了工业，对生产队也有利……”“那不把土地台账上的地号抹了么？人家会说你走回头路的！”“嗨，你是怕土地台账啊！”老马头哈哈大笑：“那是老账了。账上头有的地，不能种，能算数？这些年治山造田，咱扩了多少地？可是土地台账上没有地号，这叫不叫地？”招财老汉语塞，好一会儿，叹息一声：“说千道万，我是怕‘不理解’他……”

“哈哈，告诉你，人都在变化。‘不理解’若仍是以前的‘不理解’，他能在咱们泡西开现场会？”看看招财老汉那迷茫的神情，老马头又诡秘地补充道：“‘不理解’去年冬天在党校学了一冬。出了党校，就全公社转悠搞调查。头些日子一化冻，蹲在俺们泡西不走了。这下把我这个队长吓了一跳。他会不会又来卡俺们的脖子，上纲上线？别看生产搞得挺红火，我的心里可不托底呀！没想到，‘不理解’作了番调查后，竟说俺们泡西是个农业上拨乱反正、五业兴旺的富典型，还问我想了啥门道。我看他已经换了脑筋，才壮着胆子把我身后的参谋长亮给他。‘不理解’一看，顿时愣住了，拍着巴掌说：‘好呀，你这个小门神真能耐’！”“谁？进宝？”老门神大吃一惊，张口瞪目。

这时，正巧进宝进来，告诉招财老汉到队里去